

生與死的一行列

生與死的行一

創作集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 Procession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此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回(小說月報叢刊)生與死的一行列(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編輯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張家口	張家口	張家口	張家口

目次

生與死的一行列·····	王統照(一一)
被殘的萌芽·····	汪靜之(一七)
落伍·····	張維祺(三五)
故鄉·····	李勛剛(五一)
竊·····	嚴敦易(六一)
命運·····	易家鉞(七八)
舊稿·····	廬隱女士(八六)

生與死的一行列

王統照

『老魏作了一輩子的好人，卻偏偏不揀好日子死……像這樣如落棉花瓢子的雪，這樣如刀尖似的風，我們卻替他出殯。老魏還有這口氣，少不得又點頭砸舌說「勞不起駕！哦！勞不起駕」了！』

這句話是四十多歲鷹鉤鼻子的剛二說的。他是老魏的近隣，專門爲人槓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七歲起首同了他的父親作這等代傳的事，已經將二十餘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屍的身上。往常老魏總笑他是沒出息的，是專與活人作對的——因爲剛二聽見那裏有了死人，他便向煙酒店中先賒兩個銅子的乾酒喝。你在這天的雪花飛舞中，他却沒曾先向常去的煙酒店中喝這一盃酒。他同了同伴們由棺材鋪中槓了一具薄薄的楊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時候，並沒有

說話，只覺得老魏的厚而成爲紫黑色的下脣，藏在蓬蓬的短髻中間在巷後的茅簷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烏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陽光啓視，在朔風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頭喝着賣零食的玉米粥彷彿儘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羣乞丐似的槓夫，束了草繩，帶了穿洞的氈帽；上面的紅纓毛搖颺着，正從他的身旁經過，大家預備着去到北長街爲一個醫生擡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們喝一碗粥再去，記得還向他說了一句「咦！魏老頭兒！回頭我要替你剪剪下鬍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這都是剛二同了三個同伴由棺材店中出來時走在道中的回憶與感想。天氣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車的貴婦人的頸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領子裏，汽車的輪迹在皚皚的雪上也少了好些。雖然聽到午礮放過，然而日影卻沒曾由灰色布滿的天空中露出一點來。

當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門首，剛二沉默了一路，卻忍不住說出這幾句話來，他那三個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彷彿以先沒有聽明他的話一般。又走了幾步，在前頭的小孩子阿毛道：『剛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爺子不會揀好日子死的；設若他會揀好日子死，他早會揀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極壞，依我看來，——不，我媽也是這樣說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沒個老伴，一個養兒子，又病又跛了一條腿，連博利工廠也進不去了，還得他老人家弄飯來給他吃，——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這幾句話似乎使剛二聽了有些動心，使用破洞的袖口裝了口，咳嗽了幾聲，並沒有答話。

他們一同將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間破屋前頭，各人臉上不但沒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凍紅了。幾個替老魏辦喪事的老人，婦女，便喊着小孩子們在牆角上燒了一瓦罐煤渣，讓他們圍着取暖。

自然是異常省事的，死屍裝進了棺材，大家都覺得寬慰了好多。拉車的李順暫時充當了木匠，將棺材的蓋板釘好……丁，丁……丁，一陣的斧子聲中，與土炕上蹣跚着跛足的老魏的養子蒙兒的哀聲，與隣人們的嗟歎聲，同時並作。

棺殮已畢，一位年老的媽媽便首先提議應該乘着人多手衆，趕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義地裏去埋葬去。七十八歲的李順的祖父，便同大家討論，五六個辦喪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說：『應該趕快入土。』獨有剛二在煤渣的火邊，摸着腮兒沒有答應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媽媽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顫聲向剛二道：

『你剛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也不錯，沒有良心的小子！』

『我麼……』剛二夷然的苦笑說，卻沒有續說下去。接着得了殘疾的蒙兒又嗚嗚地哭出聲來。

當着棺材還沒有擡出門首的時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後，重複聚議什麼樣處置蒙兒的問題。因爲照例蒙兒應該送他的義父到城外的義地中去，不過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車軋了一次，萬不能有這樣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坑上嗚嗚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順的祖父首先不答應，理由是正當而明瞭的。他在衆人的面前，一手搔着全白的鬍子，一手用他的銅旱煙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兒的事……你們也有幾個曉得的，他是一個瘋婦的棄兒，十年以前的事你們年輕的人算算他那時纔幾歲？』他說至幾歲二字，便少停了一會，眼望着圍繞他的一羣人。

於是五歲，八歲的猜不定的說法一齊嚷了起來，李順的祖父又將碩大的煙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屍聽得見的說：『我記得那時他正正是七歲呢。』正在這時，在坑上的蒙兒從哽咽的聲中應了一聲，別人更沒有說話的了。

李順的祖父便如背歷史似地重複說下去。

『不知那裏來的瘋婦，赤着上身，從城外跑來，在大街上被警察趕跑，來到我們這個貧民窟裏，他們便不來干涉了。可憐的蒙兒還一前一後的隨着他媽轉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裏是有一絲線，虧得那時還是七月的熱天氣，那時有些人以爲這個瘋婦太難看了，也想合夥將她同蒙兒逐出……卻終究被我同死的老魏阻止住了。不過三四天瘋婦死去，獨餘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以後的事，也不用再說了。我活了這大歲數，還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命運劣敗的蒙兒。就他現在說是這樣，將來的事誰還能想得定……可是論理他對於老魏的死去，無論如何，焉能不去送到義地，看着安葬……』本來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兒在坑上直聲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裏的。於是又經過一番亂嚷的紛談之後，遂決定由李順攙扶着他走，而李順的祖父，因爲同老魏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也要

穿了破黑羊皮襖隨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當過鑢師的，雖有這等年紀，筋力卻還強壯；他的性情又極堅定，所以衆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極平常的事，五六個人槓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結的蔴繩細縛住，前面有幾個窮窘的狀況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樣的貧民先迤邐的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後的灰泥大街上，還不如汽車輪子的斜方紋印的深些；還不如載重的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們的鐵釘的皮靴走在街上有些聲響。這窮苦的生與死的一行列，在許多人看來，還不如一輛人力車上的妓女所佩帶的花綾結更光耀些，自然的他們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後仍然是用白色而不光華的粗木匣裝起，或者用粗繩打成的葦蓆；不但這樣，他們的肚腹，只是用堅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牆壁，他們的皮膚，只是用凍殭的血與冷透的汗編織成的；至於他們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從黎明時看得見蒼白

的朝光，到黃昏時走過的暗霧圍的網，他們那裏有花綾結的色彩，姿態；與沾染上的肉的香味，與女性之髮的奇臭。他們在街上穿行着，在他們沒有統系的思想中，自然也會有深深的感觸。他們也以爲是人類共同有的命運的感觸，但他們愚蠢，簡單，卻沒曾知道已被命運逐出於宇宙之外了。

雖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風止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也有了，茶館裏的顧客又重復來臨。他們這一行列，一般人看慣了，自然再不會有考問的心思。死者是誰？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屍的甚麼人？好好的爲甚麼死的？這些問題早逐出於消閑的人們的目光與思域之外。他們——消閑的人們，每天在街口上看見開膛的豬，厚而尖鋒的刀從茸茸的毛項下插入，血花四射的從後腿間拔出；他們在市口看穿灰衣無領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鎗彈由十餘步外打到腦殼上，滾在地下還微微舞動；他們見小孩子們強力相搏頭破血出哭號，這都是消閑的

一種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許的奇異與快樂的愉慰。比較起來，一具白棺材，幾個貧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顧！不過這樣冷的天氣，一條大街，一個市場玩膩了，更沒有甚麼，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帶了皮帽，穿了花緞的外衣，叉手在朱門前的婦人們，也有些將無所定着的眼光向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這一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將他終生的恥辱伏在木匣子內去了，而槨棺的人，剛二李順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裝在匣子以內，他們雖沒有不敢的思想，卻也以爲這是不必要的，無需的——擡起頭來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蒼穹將生的恥辱滌盡，所以他們並不顧及還有些看熱鬧與消閑的人，以他們這一行列爲有趣味可供玩賞的；實在他們也理解不到他們如同被命運支配着往前走；他們走着，並不像那些爭命運的人要計算時間，與目的地的。

然而正當他們走過長街待要轉向西去出城門的時候，一家門口站住了幾

個男子，與兩三個華服的婦女，還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而汽車的輪機，正將停未停的從覆蓋的狼皮褥下發出澀粗的鳴聲。忽地那位也穿了衣服的小姑娘橫攔着一位中年婦人的腿部說：『娘，娘，害怕……』那位婦人向汽車看了一眼，便撫着小姑娘的額髮道：『多大了，又不是沒見過汽車，這點點響聲有甚麼可怕？』

『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婦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離不到七八尺遠的街心，這幾句話偏在無意中被提了銅桿煙管的老祖父聽見了，他也不揚頭看去，只是自己咕囁着道：『害怕……傻孩子……』說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們出城去了。

出城後並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氣，一望無際的曠野中，他們似乎是從死人的穴中覺醒過來，他們便自然地，不約而同地揚起頭來望望天空，三五

槎枒的枯樹立在土隄上，噪晚的昏鴉羣集在枝上喳喳的啼着。有一羣羊兒從他們身邊一起一伏的走過，後面跟了個執着皮鞭的長髮童子，他看見從城中出來這一行列，卻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質樸的問道：

『那兒去？是不是在五里墩的義地？』

『小哥兒，是的，你要進城……這樣天氣一天的活計很苦！』老祖父代表這一羣人鄭重的對答。

牧羊的長髮童子有點疑惑的神氣道：『現在天可不早了，你們還是趕緊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說到這裏又精細地四下裏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獨自落在後邊，聽童子說完，不禁從有皺紋的眼角上露出一絲笑容來說：『小哥兒，真是傻孩子，像我們還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說的不很恰當，便笑了一笑，又轉過身去望了望前邊送棺材的一羣，就吹着口琴往對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實使這一羣人吃驚！他也不用拄杖，走了幾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開始同他們談話。蒙兒黃皮裹了顴骨的面，已現出紅暈的顏色，他的兩隻猶嚙有眼泪的眼，確已表現出疲乏來；就連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順，似乎也很吃累，不過不敢說出來。獨有剛二既不害冷，也不見得煩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換着肩頭在前面橫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這時從褲袋中裝了一煙斗的碎煙，一手籠住破襖的袖口上的敗絮，吸着煙氣說：

『這便是老魏的福氣了，待要安葬的時候，雪也止了，冷點，還怕甚麼。只要我們不死的，不裝在匣子中的先給他收拾好了，我們算是盡過心，對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剛二也大聲道：『是呵！我早上還說老魏叔死的日子沒揀過好的，現在想想這也難得！他老人家開了一輩子的笑口，死後安葬時沒雪沒風，也可算得稱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沒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兒，替死人出點力！可是人生能有幾次這樣……』他說時平生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內慢慢地滾動，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歎口氣道：『人，早晚還不是這樣結果，像我們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與他自從二十餘歲結隣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陰，作過挑夫，茶役，賣麵條，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風的逼迫，他那有一天停住手脚……有幾個錢就同大家喝一壺白燒，幾片燒肉，這是這樣過活，不但沒有家室，就連冬夏的衣服，也沒曾穿過一件整齊的。現在很安穩的死去，他一生沒有累事，倒也沒了，不過就是有這個無依靠的蒙兒……咳！咳！我眼見過多少人的死，殯葬，卻再也沒有他這麼的平安。』